



当兵就去最艰苦的地方

——追记西藏日喀则边防支队战士刘东盟

本报记者 苏琳 通讯员 张宇

生长在长江边的刘东盟，用4年的时间诠释了他与高原边关的情缘。他热爱这片雪山之巅的土地，习惯于从这片土地上汲取力量：累了，钻进羊圈避避风；困了，躺在地上缓缓伸，然后继续前进。2012年11月19日，这名年轻的公安边防战士倒在了海拔4380米的执勤哨位上，走完了24年的短暂人生。

刘东盟从小就向往军营，立志做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2008年12月，他报名参军，圆了人生最大的梦想。

那一年，南京、青岛、西藏等地的部队都来刘东盟的家乡征兵，而他毅然选择了去西藏。家人提醒他，西藏高寒缺氧，条件十分艰苦。刘东盟却回答说，“当兵就不能怕苦，怕苦就不去当兵。只有到最艰苦的地方当兵才有意义。”

“你们等着，我先上。”工作中，刘东盟总是冲在最前面，争着做最危险、最难办的事，抢着干最苦、最脏、最累的活。

刘东盟所在的日喀则边防支队聂拉木大队机动中队，驻地处于中尼边境一个半山腰上，山陡路险，条件艰苦。而仲宗执勤点距中队驻地10公里，山高林密，交通更加不便。战士们每3天就要回驻地背一次物资。刘东盟不但争着去这个最苦的地方执勤，每次背东西也少不了他。背着100多斤重的物资，而且通过很多地方只能靠爬：一只手抓紧肩上的物资，一只手攀住树枝灌丛，每走一步都累得气喘吁吁。

一次，刘东盟带了几个战士回驻地背物资。走到半途遇上泥石流，前面一个战士刚过去，桥就被冲垮了。他砍了棵横在沟壑之上说：“你们等着，我先上。”待他摇摇晃晃走过去，确认安全之后，才向后面的战士喊，“小心点，踩着我的脚印走。”

在塔林林执勤点，刘东盟带班负责拉布吉山口和塘桑岗姆山口的巡逻任务，这里常年积雪，气候恶劣。战士们一天24小时分两班巡逻。山上全是羊肠小道，时有坠石。战士们穿着防弹衣、戴着头盔，携带枪支、饼干、水壶，负重10多斤，巡逻一个班次要徒步行走10余公里。高原氧气稀薄，体力透支严重。尤其是夜间巡逻，晚上八九点出发，早上六七点才能回来，气温在零下十几摄氏度，寒风刺骨。困了，只能在山上简陋的羊圈里避避风，再继续巡逻。

到塔林林执勤点后，刘东盟的任务虽然繁重，但他总不忘为当地群众做好事、解难事。挖土豆、收青稞、挑水，他样样干得起劲。2012年8月的一天，突降大雪，村民达娃、扎西家的牛羊走散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天色渐黑，他们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下，想起了刘东盟。此时，刘东盟刚巡逻回来，腹中空空、疲惫不堪，正在吃饭。听明来意，他放下饭碗、拿起手电筒就往山上走。寒风凛冽，大雪满山，刘东盟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跌倒了爬起来，没走几步，又是一跤。如此这般，经过四五个小时的寻找，终于把牛羊找了回来。

孤残老人阿旺桑布家房前有一处坡地，出行不便。刘东盟找来工具，用石头为老人砌起一级一级的台阶……

这几年，刘东盟到底做了多少好事、捐了多少钱物，没人数得清、记得住。刘东盟走了，但他留给人间的大爱似雪山融水一般充盈绵延，浸润着周围的人。

图文信息



吉林省白山市公安边防支队的军医和当地卫生防疫部门联合在长白山林区和鸭绿江边建立55个候鸟监测站。图中为军医中耀山日前在鸭绿江边一处野鸭蛋窝前向当地群众讲解如何保护候鸟，预防H7N9禽流感知识，教育群众不要捡拾江边的野鸭蛋。

赵建龙摄



《解放军生活》杂志近日组织军地艺术家走进边防一线部队，送文化下基层，送艺术到边关。图中为青年歌唱演员曾德洪在内蒙古满都拉口岸为正在执勤的边防战士演出后，赠送最新录制的光盘。

本版编辑 曹红艳

中国“蓝盔”在雷场上闪亮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工兵团赴黎巴嫩维和记事

本报记者 李争平 通讯员 向辉

今年2月，我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在给国内的一份报告中，称赞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工兵团赴黎维和官兵“已经成为我在黎开展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

从2006年至今的7年间，工兵团7次抽调部队赴黎维和。头戴维和部队蓝色头盔的中国军人，冒着枪林弹雨，克服艰难险阻，出色完成扫雷排爆、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项维和任务，官兵们的卓越表现征服了维和友军和当地群众。安南、潘基文两任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历任司令先后接见这些中国军人，高度赞扬他们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突出贡献。联合国为他们出具的一份书面鉴定中说，“你们为联合国和中国，赢得了尊重、荣誉！”

国防聚焦

“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2006年4月，应联合国邀请，我国首次向黎巴嫩派出维和部队。这群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80后”、“90后”官兵，还没等领略旖旎的异国风光，就领教了“炮弹不长眼”，切身感受了战争的残酷。

2006年7月12日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黎以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营区处于交战区域，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弹片在营区附近“嗖嗖”四溅。就是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中国维和官兵仍多次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8月6日当地时间10时20分，一直让官兵担心的事发生了。那天，扫雷参谋周峰和战士朱浩、田祥福在弹药库执勤。突然，一枚火箭弹从天而降，“轰”的一声巨响，周峰只觉一股巨大的热浪迎面扑来，瞬间失去知觉。醒来时，已躺在医院的病



中国维和工兵走向扫雷作业场。

凌涛摄

床上。在那次冲突中，我国派出的4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遇难。

黎巴嫩南部地区东侧的黎巴嫩山，与以色列交界。沿山脊走向，一个个直径2米、高2至3米，用钢筋水泥浇筑标有“UN”字样的蓝筒依次设置，连接成线，这就是联合国划定的黎以两国停火线——“蓝线”。这里，遍布地雷！

2012年8月12日，官兵们奉命到“蓝线”执行蓝筒敷设任务。赶到现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施工点山体最陡处约70度，建材存放处到作业点约2公里，通道宽不足2米，两侧荆棘丛生，地雷、未爆弹密布。此前，联合国维和部队原司令曾安排他国维和部队前来施工，但都以各种理由推辞。

“再难，也一定要啃下这个‘硬骨头’！”建筑连连长林振益带领官兵展开作业。机械施展不开，他们就靠肩扛手抬，用锹镐开道。整整1个月，像“蚂蚁搬家”，将50多吨建材物资运上山顶，浇筑敷设了6个蓝筒，创下联合国维和部队单月敷设最多的纪录。

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官致信中国维和部队指挥官黄艾俞，“你们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速度’！”联合国维和部队原司令皮雷格里尼将军被中国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感动，离任时专门前来告别，“中国军人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向你们致敬！”

“为世界维和树立了榜样！”

2012年金秋，日不肯村果园主人拉布拉辛迎来又一个丰收年。他把采摘的第一批橘子径直送到了中国维和部队。难道是中国维和官兵能给他一个高价钱？“我是来和中国兄弟一起品尝丰收喜悦的。”

这段友情还得从2006年的秋天说起。那时，黎以边境战火刚熄，中国维和部队奉命前往交战区域排除地雷、炸弹等未爆弹药。10月27日，时任副指挥长唐尚平带领官兵到日不肯村搜排未爆弹。拉布拉辛心急火燎地把唐尚平拉到挂满果实的橘园，眼前的情景让官兵们惊呆了：枝头黄澄澄的橘子和遍地“金灿灿”的子母弹“交相辉映”，几枚挂在树枝上随风晃动的子母弹更令人胆战心惊。拉布拉辛心急如焚，“如果不把这些炸弹排除，今年我就白辛苦了”。

如果就地引爆，拉布拉辛一家赖以生存的果园肯定不保，唐尚平决定将子母弹移出果园销毁。就这样，官兵们和死神“掰起了手腕”。茂密的果园里，他们“眼观六路”，冒着极大危险，将一枚枚子母弹放入沙箱。挂在枝头的子母

弹，就像悬在头顶的利剑，士官李军踩着战友的肩膀，小心翼翼一枚枚拆除。

果园保住了，拉布拉辛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摘了一大筐橘子，硬往官兵怀里塞。自那以后，每年橘子成熟时，他都把最好的橘子送给这群冒着生命危险保住自家“命根子”的中国兄弟。

扫雷在国际上是挣大钱的职业。中国维和官兵扫雷排爆个个身怀绝技，无论巨型航弹、各式炮弹、防坦克雷、防步兵雷，还是天女散花般的子母弹、变化多端的诡计雷，都能手到擒来，让一些国际职业扫雷公司十分眼热，纷纷以各种丰厚条件“挖人才”。曾有一家意大利扫雷公司找到扫雷连连长陈代荣说，“陈中校，你到我们公司来，只提供技术指导，年薪10万美元，如何？”陈代荣笑笑，“我不是‘雇佣军’，我是中国军人，奉命前来维和扫雷，这才是我的职业。”

2013年4月18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工兵团政委黄艾俞。他说，2006年至今，该团赴黎巴嫩维和官兵共排除未爆弹15673枚，探查疑似雷区、爆炸物散落区196.4万平方米，使一条条道路重新通畅，一片片田园重现生机。

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盖埃诺由衷称赞工兵团维和官兵，“中国军人为世界维和树立了榜样”。

驾新型战舰保海疆

——记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常州舰舰长梁阳

本报记者 张忱 通讯员 林健

军旅人生

“箭在弦上，引而待发，风雨骤，风雨骤，为了胜利我们不惜所有，除了胜利我们一无所求。”4月25日，记者来到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一登上威猛的导弹护卫舰常州舰，就领略了常州舰舰歌《今夜准备战斗》中张扬的水兵血性。驾驭这艘新型战舰的，是曾获联合国维和荣誉勋章、当选中国2012年度海洋人物的舰长梁阳。

当舰长，是梁阳从军的梦想。1992年，当了两年水兵后，他考入海军工程学院，1996年毕业于分配到某导弹护卫舰大队担任副机电长。因为工作表现出色，几年后他被选拔进入机关工作，后又选派到联合国任观察员。然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梁阳的目光始终盯着舰艇，如饥似渴地学习舰艇知识。他说，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海外维和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当舰长的决心，“不管付出多少努力，我一定要当舰长，守卫好祖国的蓝色国土”。

熟悉海军的人都知道，从一名军校

学员成长到舰长的淘汰率极高。支队长严正明说，“梁阳是个很有天赋的舰长，他用2年半时间，走完了其他人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走完的路。”2006年，梁阳终于成为一名副舰长。合肥舰的官兵们至今记得当年那个特别用功的梁副舰长，天天学习到零点以后。要成为合格的舰长，必须通过副舰长全训考试。两年时间，他熟读了与舰艇全训有关的208本专业教程，涉及舰艇操算的题，他做了一遍又一遍。

那年冬天，东海潮起浪涌，梁阳迎来了自己的大考。舰艇操控、打飞机靶、打拖靶、打目标舰，一路过关斩将，最后一项是与潜艇进行对抗，如果失败，“舰长”可能成为他永远的梦想。经过斗智斗勇，深藏海底的潜艇最终被他牢牢锁定。

2010年3月，梁阳走马上任新型导弹护卫舰常州舰首任舰长。此时，万里之外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中国海军的护航行动已进入常态化。2012年7月，常州舰破浪起航向亚丁湾进发。

护航中的一天，常州舰接到巴拿马籍商船“德航”轮的紧急呼救，2艘海盗快艇从商船左、右后方高速接近。“中国海军常州舰已向你赶来，请高速机动摆脱海盗，并做好停车撤到安全舱的准备！”驾驶室中，梁阳一边通过甚高频指挥“德

航”轮采取应对措施，一边长鸣汽笛向海盗船高速冲去。先是爆震弹震慑，随后穿插至“德航”轮和海盗船之间。在强大的武力威慑面前，海盗将火箭筒和枪支等武器丢入海中，狼狈逃窜。

历时120多天的护航行动中，常州舰先后护送31批139艘中外船舶安全通过亚丁湾海域。

走在常州舰上，触手可及之处都一尘不染。观通值守兵相入远说，舰长擦地时也和每名水兵一样，把每个角落都擦净。准备打仗的舰艇，何以如此在乎这些小节？梁阳说，海军作战就是决斗。决斗中，细节决定成败。平时对细节一丝不

苟，才能在作战中滴水不漏。

曾登上过数十艘国外舰艇的梁阳向记者坦言，“应该承认，我们和世界海军强国还有差距，正因为这样，我们追赶的脚步才需要更快”。梁阳告诉记者，他正在研究海上网络战。将来，舰艇可通过自身的信息化作战平台，把海上潜岸各种作战力量融成一体，根据战场态势自主实施打击。

梁阳还要求各部门作战长交流任职，让方面作战长都能胜任对海、对空、反潜立体作战任务。经过这样的磨练，对海长李明图自信地说，“就算只剩我一个方面作战长，我也能完成全舰的作战指挥任务”。

延伸阅读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海外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能源资源、海上战略通道，以及海外公民、法人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开展海上护航、撤离海外公民、应急救援等海外行动，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利益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方式。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并经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于2008年12月26日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截至2012年12月，共派出13批34艘次舰艇、28架次直升机、910名特战队员，完成532批4984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